

草舞春风

(上卷)

颀桥◎著

颀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草舞春风

(上卷)

颀桥◎著

颀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舞春风:全2册/颀桥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8.2
ISBN 978-7-5650-3365-0

I. ①草… II. ①颀…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3101 号



草 舞 春 风

颀 桥 著

责任编辑 刘 欢 张和平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电 话	总 编 室:0551-62903038	印 张	48.75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字 数	570 千字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印 刷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E-mail	hfutpress@163.com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3365-0

定价: 99.00 元(全 2 册)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 一 盆	播草人	(001)
第 二 盆	秫秸攢子	(012)
第 三 盆	找闺女	(022)
第 四 盆	牛二妮出嫁	(035)
第 五 盆	打狼	(042)
第 六 盆	擀麦莜	(052)
第 七 盆	二妮妈的身世	(059)
第 八 盆	喝凉水的囧小子	(067)
第 九 盆	误读婚姻法	(077)
第 十 盆	五香茶鸡蛋	(083)
第 十 一 盆	讲义气闹翻队长	(096)
第 十 二 盆	老少结拜	(106)
第 十 三 盆	娘比天大	(117)
第 十 四 盆	千里寻药引	(130)
第 十 五 盆	三堂会审	(139)
第 十 六 盆	为孝庆功	(150)
第 十 七 盆	话里话外	(160)
第 十 八 盆	戏里戏外	(169)
第 十 九 盆	薅胡子	(178)

第二十盆	事里人审事里案	(189)
第二十一盆	半项羽复出	(201)
第二十二盆	拼敬老	(211)
第二十三盆	爱比娘大	(222)
第二十四盆	小诸葛献策	(230)
第二十五盆	二妮妈劝闺女	(240)
第二十六盆	半夜学狗爬	(250)
第二十七盆	项习爹锁儿子	(256)
第二十八盆	媒人不好当	(266)
第二十九盆	对簿公堂	(276)
第三十盆	红一点项嫣	(286)
第三十一盆	融汇牌香烟	(295)
第三十二盆	小西瓜	(302)
第三十三盆	花的的	(306)
第三十四盆	长不团	(315)
第三十五盆	进香得福	(323)
第三十六盆	迎接项习	(331)
第三十七盆	母子相逢	(340)
第三十八盆	包产到户	(348)
第三十九盆	小诸葛筹办喜事	(358)
第四十盆	拉拉荳妙点姊妹婚	(367)
第四十一盆	马悟一三见项“艳”	(379)
第四十二盆	新娘本是男儿身	(387)
第四十三盆	姊妹戏痴男	(397)
第四十四盆	他乡巧遇意中人	(406)
第四十五盆	灯谜为媒	(415)
第四十六盆	手背一吻	(423)
第四十七盆	敬老院	(431)
第四十八盆	好景不长	(439)
第四十九盆	时来运转	(449)
第五十盆	选村长	(460)
第五十一盆	两头为难	(471)

第五十二盆	灯谜村	(480)
第五十三盆	元宵节灯谜会	(492)
第五十四盆	二杆子灯谜社	(503)
第五十五盆	谜语高手	(513)
第五十六盆	灯谜导师	(524)
第五十七盆	客座讲习	(533)
第五十八盆	经典谜语	(543)
第五十九盆	坛子里的秘密	(550)
第六十盆	村长断案	(560)
第六十一盆	弄巧成拙	(569)
第六十二盆	佛陀和魔鬼	(579)
第六十三盆	以愚胜刁	(587)
第六十四盆	一纸诉状	(600)
第六十五盆	一场相思梦	(612)
第六十六盆	拉钩	(626)
第六十七盆	梦想成真	(635)
第六十八盆	可爱的傻老婆	(643)
第六十九盆	硬开刀软下药	(655)
第七十盆	乡长任上	(663)
第七十一盆	抓盗贼	(674)
第七十二盆	十年纠纷一朝解	(680)
第七十三盆	不换脑袋就换人	(692)
第七十四盆	十年庆典	(701)
第七十五盆	乡长老婆	(709)
第七十六盆	开路先锋	(720)
第七十七盆	独具匠心	(728)
第七十八盆	实位坐实人	(737)
第七十九盆	尾声一：大鼓书艺人李小秃子	(747)
第八十盆	尾声二：孩子生在花轿里	(756)
后 记		(768)
后 序		(769)

第一盆 播草人

淮河经由河南的山地，激流而下到达安徽的平原，滞流不畅，水量越积越多，水位越垒越高。淮河承受不住涨力，轰隆一声，撑破肚皮，滔滔洪水如猛兽一般，奔向皖北大地。

凶猛的洪水见人吃人，逢畜噬畜，遇屋吞屋，所到之处片瓦不存，壮年呼爹爹断气，小儿喊娘娘如木。未淹死的人们，有的躲在残垣处，有的蹲在树杈上。

项良和他的老婆芦花困在被洪水围困的断墙上月余时间，天气又热又缺少吃食，天天只以睡觉度日。说是睡觉又睡不踏实，说是不睡吧，又朦朦胧胧地睡着了，这叫打盹睡觉，又叫“鸡觉”，小鸡就是这样睡觉的。朦胧觉中的人最易做梦，项良就做了一个与洪水有关的梦。他梦见他坐在一个书场里，正听着本县最具盛名的大鼓艺人李小秃子唱大鼓呢。他唱的是自己编的段子——《咆哮的淮河》：

“大鼓一敲咚咚响，听俺来把淮河唱……”

淮河决堤十年九遇，一年不遇，又有蝗虫铺天盖地，飞到房上啃房草，飞到灶台啃锅盖，寸草不留全啃光，最后实在没啥啃，飞到神龛啃祖宗。这就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皖北大地被淮河坑害的情景，大概也是成百上千年的情景。

皖北民众身受洪水之苦，但洪水也滋养了皖北民众的智慧，人们在经年累月的抗洪斗争中，修建了行洪区，修建了庄台，从而控制了淮河破堤的不

确定性，减少了风险和生命财产的损失。

每当汛期淮河水位超出控制线时，人们便在适当位置炸开河堤，让洪水泄入行洪区。这时整个行洪区便变成一片汪洋，只有一个个的庄台像孤岛一样星星点点地散落在汪洋之中。从此庄台上的人们便过上了一天一斤救济粮的灾民生活，眼睁睁、懒洋洋地等着来年再次行洪。

每年汛期，用炸药破堤，看来不是个办法，稍后，国家便在最易决口处修建了控水大闸门，需要放水时，打开闸门，淮河之水天上来，滔滔不绝地奔向行洪区。

所谓行洪区，其实就是一片片的临时大水库。如果说洪水像猛兽，这一片片的行洪区就是控制猛兽的大围栏大笼子。行洪区控制了洪水，从而也将区内的民众控制在庄台上。

有些胆大的洪水灾民，不甘心一天吃一斤救济粮的苦日子，他们相继流转至沪宁杭地区，靠剃头、削脚、捡破烂来维持生计。常言道“人穷志短”，灾民除了做些小生意，学些小手艺外，有些也干过小偷小摸的勾当。

安徽尤其是淮北的民众用他们的生命财产，用他们的煎熬生活，用他们的灾民身份和形象，保护了淮河大堤的坚固，保护了津浦铁路的畅通，保护了淮河以东城市的安全，也直接或间接地保护了沪宁杭等大城市的繁荣昌盛。

项良在梦中听着李大鼓关于淮河咆哮的段子，他在梦中也在想：为什么安徽年年遭洪水肆虐呢，难道老天爷偏爱安徽，单单为安徽装了一个大水管子，突突地往安徽放水吗？正好李大鼓在唱书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人类从茹毛饮血进化到刀耕火种的时候，有一个被称为共工氏的部落首领，他因不服部落联盟共主管辖而发动叛乱，结果被共主打败，他悲愤交加，脚蹬淮北大地，头撞不周山而死。不周山被撞倒了，大地被撞得向东南倾斜，淮北大地也被蹬出两个脚坑。这两个脚坑即后来的滨沙县和濠洼县两个行洪区。

共工氏是黄帝的水利部长，号称水神。水神到哪便将水带到哪，他脚蹬的地方岂能不洪水滔天，所以皖北地区年年水患无穷。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现在可好了，行洪区的人们靠水种水稻，靠水养鱼虾，靠水种菱藕，靠水搞水上旅游，靠水办起农家

乐，滨沙成为AAAA级风景区。过去是遇水而逃水荒或者是外出打工，现在是外地人到行洪区旅游观光休闲度假，本地人不出门便可挣大钱。

项良在梦中听着大鼓书，自觉肚内咕咕叫唤。饱放屁饿响肠，他被洪水围困以后，好多天都没吃一顿像样的饭了，别说是吃饱饭了，连一顿稀饭都吃不上，每天只有从洪水里捞一些漂浮的菜叶或瓜果充饥。他心想，这个李大鼓怎么不唱一段吃饭的故事呢？正想着，只听李大鼓“嘭”——诸位听家，请往那边看，只见那边飘然来了一位仙风道骨的长者，右手持杖，左手提一葫芦，口赞一偈：

“平生无子多郁闷，播草只图叫声爹。”

项良听到一个草字，像猴子得到一颗花生的奖励一样，立马耍了起来，并企求说：“叫爹就能给草吃吗？”

老者答：“然也！”

项良没敢有奢望，根据他的经验，在洪水中能捞一把草吃，也比饿肚子强呀，所以他听到一个“草”字，比听到大馍的声音还要高兴呢！

项良忙喊：“爹，爹！”

项良连叫两声爹，只见老者将葫芦倒了个儿，葫芦口朝下，颠了颠，倒出一把草籽来，他对项良说：“这把草籽既是草，也是禾。自古草禾不分，草有百草，禾有稻麦豆黍稷、瓜果梨桃。播下这些草种，黎民百姓就有饭吃了。”

这位仙风道骨的长者自称是“播草人”，为什么不是播金人播银人呢？对于百姓来说，草比金银重要，人们一时也离不开草，靠草吃饭，靠草取暖，没有草也就没有了人和其他生命。成语所说的绳床瓦灶、草履麻衣，哪一件能离开草呢！瓦是草烧就的，绳是草皮搓成的，草鞋和蓑笠更是草制成的，现在还有人穿着。古代人群结盟时，往往以草为崇拜，称为“插草为盟”；历史上穷人卖小孩时，要在小孩头上插根草秆，这棵草秆一旦插在头上，表明人就不是人了，而成为商品了；现在很多地方还有这样的风俗：老年人在病危咽气前，家人将其转移到用干草铺成的草铺上，名为“龙草铺”，人在龙草铺上死去，表明人源于草归于草。可别小瞧了这个龙草铺，小孩及青壮年咽气时，还享受不到如此的待遇呢！

草是世界上品种最多、散布最广、最有生命力的物种。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其实哪需要什么春风呢，一场雨就生了，甚至无雨也就生了，不怕铲除，不需侍弄，一把土一滴水便能生出草芽。你看那瓦上的草苗，地上的草根，水上的浮萍，便知草的生命力该是多么顽强了。真是“高山崩裂，惟草附存”。

人们往往以百草来形容草的品种，众所周知，草何止百种呢，千种万种都难以囊括呀。

按草的叶形分，草有圆叶草、尖叶草；按草的秆形分，草有直立草、匍匐草；还有红花草、紫花草、蓝花草等等，高的数丈，矮的如苔藓一般。

草和人一样，也是各有脾气的，有的温柔，有的刺头，乌拉草垫在乌拉里，比毡鞋垫还要软和，而蒺藜草的脾气就像老公猴一样，你动动它，它便向你龇牙咧嘴，非把你皮肉扎出血不可。

草如人，人如草，草与人应该是一体的。可见草对于人是多么的重要。旧社会的官员称老百姓为草民。谁不是草民呢？都是草民，彼此彼此，上至皇上下至百姓，其生命都来源于草，只是他不懂得民为重社稷次之的道理罢了。

仙风道骨的长者又对项良说：“我和我的子孙年年都来播草，已播几千年了，只恨那共工氏年年都给淮北大地带来洪水，我若一年不来播草，你们就没有饭吃了。我这葫芦是个宝葫芦，播山现五岳，播水现四海，天地百貌，世间百种，都能播出，要啥就能播出啥，神得很哩！”

项良听罢连忙给长者叩头，感谢仙人为百姓播吃食，他又向仙人企求说：“只是俺现在饥肠辘辘，能不能从你那葫芦里现在就给俺倒点吃的出来，给俺垫垫肚子吧。”

只见仙人又将葫芦口朝下，颠了颠，倒了倒，结果倒出一壶烧酒、两碟炒菜、四个热气腾腾的大馍来。

项良一见有酒有菜有馍，喜出望外，口水直往外流，他伸手就去抓大馍，可是怎么抓都抓不起来，如同万能胶粘住一般，他慌忙连叫：“爹，爹，大馍，大馍！”

他老婆芦花的手被他抓得贼疼贼疼的，她连忙将他推醒说：“你又叫爹又

叫馍，睡觉就老老实实睡觉，发什么癔症！”

丈夫项良在梦中差一点没吃上大馍，甚是后悔，他被老婆推醒后，一边吧嗒着嘴，一边气得一脚将老婆的一条腿蹬在了水里，并骂道：“早不推俺晚不推俺，单等俺抓到大馍了，马上就要填到嘴里了，你却将俺推醒，你不是成心跟俺捣乱吗？害得俺到嘴的大馍却没有吃上，白做了一个美梦！”

他老婆顶他说：“你真是痴人梦语，连做梦都后悔，饿疯了不成？做梦吃大馍，能填饱肚皮吗？！”

“不能填饱肚皮过过嘴瘾也好呀，都怪你，搅了俺的美梦，要不然俺现在还在吃着呢，那可是一壶酒、两碟菜、四个大馍呀，白搭了！”

“你真是做梦娶媳妇尽想好事！做梦娶媳妇，那是想老婆想疯了，你是做梦吃大馍饿疯了！”

“俺就是做梦娶媳妇，俺就是做梦吃大馍。”他说着也不知从哪来了一股子劲，翻身将老婆压在了身下，有顺口溜为证：

洪水作屋天为帐，
半截土墙当牙床，
谁说逆境没有爱，
苦中幸福赛皇上。

皇上有这样的幸福吗？没有。富豪有这样的幸福吗？也没有。只有像项良和芦花这样的幸福，才算是真真切切的平民百姓的幸福。

水中一粒籽，却结出了一个瓜。芦花怀孕了，并生出了一个胖胖小子，乳名，水草，大名，项习，自称是项羽后代，“半项羽项习”。

提起项良老婆项习他娘——芦花，她是一个漂亮的女子，年轻时有风骚，壮年时有担当，老年时有决断，是个远近闻名能干的女人。

芦花，姓芦名花，多么甜的一个名字。青年小伙子，和他相见时，也要多看两眼，走远了也要多叫两声，“芦花，芦花”。芦花叫在嘴里，甜在心里，不知有多么舒坦，如猪八戒进了高老庄高小姐的闺房，如王矮虎搂住扈三娘。芦花，叫时上口，听时好听，后来有好事之徒在芦花的后面加上一个“鸡”字，不过，“芦花鸡”只是在背后叫叫而已，当面还是“芦花，芦花”地

叫着。

“芦花鸡”是怎样的女人呢？说来，能惊得你起鸡皮跳眼皮，不吃饭也打个咯噔，她就是大名鼎鼎的项习他娘，姊妹花双黄蛋她妈，倔犟驴老项头子项良的老婆。

“芦花鸡”年轻时就爱听戏，倔眼子项良少壮时就爱唱戏，一个爱听一个爱唱，两个冤家不谋而合，“戏”像万能胶一样，把这一对男女，黏到了一块，黏到了一个太阳系里。不！没有太阳系大，准确点说，黏到了一个耍猴子的圈子里挣不脱靠不拢，挨过打受过骂，在爱情的定律里，酸、甜、苦、辣、爱、恨、笑，稀里糊涂，说不清，道不明。

马颍桥村有个农民剧团，所唱的剧种往大点说叫中国推剧，往小的讲就是四句推子，唱腔是四句一重复，推来推去往返复始，唱词任变唱腔如一，所以叫四句推子。

四句推子不像梆剧高亢，不如越剧委婉，它和评剧一样，都是起源于民间的地方小戏，在淮颍交汇地区颇为流行。项良是个四句推子剧团的当红小生，他和一个外号叫苇子毛的“拉花”主演的那出《双下山》爱情戏，不知唱迷了多少孤男寡女。《双下山》在当地也叫《仙女思凡》，说的是一个小雌仙，青春萌动，不甘苦苦修行，决心下山还俗。半路上，邂逅一个具有同样欲望同样行动的小雄仙。两个仙界叛徒碰到一起，好似干柴烈火一点就着，犹如雷管炸药一触即爆，更像那凉水滚油，一碰便迸。两颗被荷尔蒙烧得干涸的心，多么渴望甘霖滋润一下呀，哪怕是一天，一阵，下一滴也好呀！

小雌仙夜坐的那段唱词，“芦花鸡”不但能背会唱，也对词意具有深刻独到的理解，字字融化在血液里，铸造在骨髓里。

一更里小雌仙独坐仙堂，
 思想起终身事好不凄凉，
 想人间男欢女爱锦衾暖，
 小雌仙只有怀抱枕头终老仙床。
 小雄仙下山遇雌仙，
 两人手牵手儿山下闯，

好像那犯人逃离了监，
恰似那野马脱了缰。
雄仙雌仙抬眼看，
一条溪流挡在路中央，
雄仙背雌仙，
过河把水蹚，
雌仙轻拍雄仙肩，
师兄，小心，小心，再小心，
俺知河水刺骨凉。
师妹，不！应称师弟，
不！就叫师妹，
师兄师弟属仙规，
哪有师哥师妹甜心肠。
师妹，
师哥身背师妹涉河溪，
不怕师妹重，
不怕河水凉，
有钱难买心愿意，
春风春水春心荡。
师妹，
师哥，
师哥，
师妹。
哥愿从南海背到北海去，
哥愿从东海之滨背到西海瑶池旁，
只要师妹愿意让哥背，
哥一直背到发苍苍。
小妹妹我命有福，
前世有缘今世补，

只要哥哥有力气，
让你背个够，
让你背个够。

记唱词是戏子的吃饭本钱，现在的戏子叫演员。过去不管你唱京剧、梆剧、黄梅剧的，统统称戏子。戏子—演员—演员—戏子，只是一种叫法，一种称呼而已，没有什么褒义贬义之分，而且戏子比演员好听多了。“芦花鸡”并非是戏子，但她能熟记很多唱词，尤其是《双下山》里小雄仙背小雌仙过河唱的那一段，她能一口气唱到尾。特别是“让你背个够，让你背个够”那两句，她不仅在田头哼哼，在灶台上哼哼，甚至还在被窝里哼哼呢，也不知是睡醒了还是做梦呢？戏子唱熟这出戏，是为了混饭吃，是不得已而为之，台上表演犹如烈火，像真的一样，卸了装比冰还凉，因为演雌仙的演员是男扮女装，怎么能不冰凉呢，要是中国也有同性恋的风俗，说不定在台下也能热乎一阵子。“芦花鸡”能熟唱小雌仙下山这段在青年男女中脍炙人口的唱词，完全是出于青春的驱使、心灵的体会。这种体会和行动往往会构成反比，也就是体会越细，行动越粗，体会越深，行动越浮，不论是哪一出戏，只要有项良出场，她都要去听戏，并且会拼命地往人群前面挤，一直挤到前排，尽量拉近和戏台的距离，拉近和演员的距离。确切地说，是拉近和项良的距离，要不是有脸皮这块遮羞布，她甚至要像小孩子一样跳上台去招摇一番。

锣鼓敲云板响，今晚的演出开场了，唱的那出又是大姑娘小媳妇老少爷们喜闻乐见的《双下山》。那时的农村饭食是“瓜菜代”，能听听《双下山》这样的戏，也算是精神会餐了，像吃个白馍一样过瘾。《双下山》这出戏，“芦花鸡”不知听过多少场了，真可谓百听不厌，千听不厌。戏好听是一回事，但也须有会听的人，不然真成了洋鬼子看戏，猪八戒吃人参果了。小雄仙背着小雌仙出场了，涉水过河的动作惟妙惟肖，再肖也是逢场作戏。饰演小雄仙的项良，心思可不在戏中，而在戏外，他贼眼瞟眯，左顾右盼，四处搜寻着台下的意中人，台下的芦花坐在第一排的平地上，她骨碌碌的大眼睛像探照灯一样，直射在台上小雄仙的脸上。多想和小雄仙的眼睛对焦呀，心有灵犀一点通，每对上一次焦，都像一汤勺蜂蜜灌进嘴里甜到心头。台上的

小雄仙像鹭鸟猎鱼一样，一步一步地在台上涉水，脚步迈着口中唱着，因为满脑子都被意中人占据，只顾得和台下的芦花四目传情，唱着唱着竟把唱词唱错了，“叫声芦花小妹妹，何时能让哥哥背？”这一唱不要紧，弄得台下哄堂大笑，愣神儿的芦花听到笑声，开始还不知是九几的码子，待她转过神来乃是一张大霉脸，从额头红到耳朵根。她不由自主地转身就跑，不跑还好，这一跑正是不打自招，她和项良已经好上了，人虽跑了，人场里却留下喝倒彩的嘘声一片。芦花跑出场外，感到无地自容，她自责：芦花呀芦花，怪不得背地里人叫你芦花鸡，你要是不跑，哪个知道你俩眉目传情呢，哪个敢喝你的倒彩呢？还是做贼心虚？没上阵就先掉链子了，都怪那个项良小冤家，他要不是唱错词，哪能弄得人群像撵贼一样撵俺呢！好你个小雄仙，你个小项良，看本姑娘今晚怎么收拾你！芦花强压下心中无名之火，一躬身贴靠在一个柴垛的拐角处藏了起来，专等那个小雄仙卸装后经过这里找他算账呢！鼓打二更，唱戏的散戏了，看戏的退场了。戏子们卸了装各奔其家，项良回家路经柴垛，突然蹿出一个黑家伙将项良吓了一跳，他定神一看才知不是熊不是狗不是妖魔鬼怪，原来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女人。“站住！”不速之客发话了。项良听后并没有停止脚步反而加大了步伐。“站住！”又一声喝令。“叫谁呢？”项良反喝。“叫你呢叫谁？”项良和芦花眉目传情不知多少次了，在眼神中他们是熟人，是有情之人，好像咖啡馆里约过会，电影院里并过肩，菩提树下定过情，彼此的里里外外都了解得入木三分了，但对话还是第一次。“站住”“叫谁呢”都是相互试探和明知故问。毕竟没有互相说过话呀，要是真正的熟悉，哪还有“站住”“叫谁呢”的声音呢，早使用肢体说话了。

“你那唱词咋唱的？弄得俺无地自容！”

“对不起，都怪俺唱走火了！”

“只听说有擦枪走火的，没听说有唱戏唱走火的。”

“可是真真个个唱走火了呀。”

“唱走火了咋不唱背你亲姐姐背你亲妹妹，你提俺芦花干啥？”

“这不能光赖俺，要赖也得赖你那双骨碌碌的大眼睛，要不是你那眼睛看得俺魂不守体，打死俺，俺也不会唱错词呀！要不台下那么多红男绿女俺都不提，单单提你芦花的名字，因为那时俺心里只有你芦花一个人。”

女人好哄，最搁不住男人灌蜜茶，一句“只有你芦花一个人”，就把芦花灌得浑身麻酥酥的，从头麻到脚后跟。芦花转怒为喜，本想照脸给项良一耳光的，教训教训这个小冤家，让他以后做事不要肆意妄为，心里有就行。一想到“心里只有你芦花一个人”这句迷魂汤的话，心里便软了三分，心想：女人一辈子图什么呢？穷也好富也罢，就图心里只有俺一个人的男人，项良不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吗？想到这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还有什么可计较的呢？还有什么不可饶恕的呢？还有什么不可原谅的呢？心里软是软了，但也不能不战而退，也不能束手就擒，让他轻易得手，俺得虚晃一枪，叫他长长见识。她想给项良一耳光，巴掌还没打到项良的腮帮子，口里又骂道：“还敢不敢咪猫害喜病——胡心了？”

项良忙答：“不敢了，不敢了。”心里却在寻思：这哪里是扇耳光，这分明是在拍蚊子呀！轻轻的一耳光，这哪里是打俺？是疼俺哩！这是项良对挨打的感觉。这一打一骂却给了项良一个信号——是爱的作秀，是疼的动情。他伸开双臂，一把将芦花搂到怀里，像抱窝的老母鸡一样，将芦花紧了又紧，使芦花动弹不得，说真的这时的芦花根本就不想动弹。项良不仅胳膊搂着芦花，嘴也紧贴在芦花的脸上，吧唧吧唧，亲个没完。

芦花被项良这一突然的莽撞举动给弄愣了，弄得晕头转向，是挣脱呢，还是就范呢？她不知所措，头脑一片空白。一刹那她冷静了下来，头脑也清醒了许多：噢！项良这小子是作牛爱呀！她预感到项良今晚向她示爱，她也盼着他向她示爱，但是万万没想到这个爱会来得如此突然、果敢、干净、利索。俺芦花要的就是这种霸气的爱情，俺不要扭扭捏捏的爱，俺不要涂脂抹粉的爱。心虽如此想象，双拳还是不停地捶打着项良的双肩，并不停地嗔声嗔道：“你坏，你坏！”她越是挣扎他搂得越紧，稍后，她只好半推半就地头倒在项良的脖子弯里，任凭项良乱亲乱舔乱啃，不但嘴忙个不停，手也在芦花的胸前乱摸一阵。芦花已感觉到项良的手像个偷油喝的小耗子在自己胸前爬来爬去，连窸窣的声音都能听到，她下意识地：“俺穿两件衣服呢。”

芦花“俺穿两件衣服呢”这句不经意的话，对项良来说，是一剂开窍丸，是一粒壮胆药。他紧贴着芦花的衣襟，将两手伸进芦花的内衣。

项良嘴唇轻轻地贴在芦花的胸前，他听到了芦花的心跳声，他听到了芦

花的血流声。此时的芦花除去这几种自身难以控制的声音外，她浑身瘫软了，像一只羔羊顺从地依偎在项良的怀里。

山崩海啸不常在，暴风骤雨终会停，他俩一番宴尔之后，酒虽未喝够，但也微醺，酒兴未尽，动作频频，正待项良将要撒野时，吧嗒吧嗒几滴冷子雨砸在他俩的肩膀上。

还是老天有眼有度，人看不见天能看见，要不怎么早不下雨晚不下雨，偏偏在这个时候就下起冷子雨了呢？不是老天找你作对，而是老天心疼你爱护你，它怕你们偷吃禁果犯下天条，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所以才稀稀地下几滴大雨点，以雨击敌，表明幽会也要收场了。你自己更要明白：幽会不是洞房，闻闻香就算优惠你们了，禁果是万万不能偷吃的。

夜深人静，无情的雨点硬是阻止了他们。其实有无雨点他们也不会犯天条的，毕竟他们都是老实巴交农民家的儿女，知道什么是生葡萄什么是熟葡萄，生长的时间在那摆着呢，差一天成色都不一样，即便是提前摘吃了，其味道也是酸溜溜的，和成熟的葡萄吃起来完全是两种滋味。

项良和芦花趁着雨点未密，急忙收了摊子。

“还是那句话：俺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仍是那句话：俺盼望的就是这个人。”

“那好，今晚就到俺家去！”

“你成心让俺丢脸不是？”

“俺就是着急嘛！”

“急什么？性子急难吃热豆腐，一锹挖不出金娃娃！”

“几锹能挖出金娃娃？”

“俺娘说几锹就是几锹，俺娘说了俺要定亲必须有媒人上门提亲才行。”